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1949－2019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她们获颁国家荣誉称号

教海沉浮 岁月如歌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人民教育家 于漪

去年《于漪全集》出版时的统计，共5745千字。其实，这还只是于老师著作等身中的一部分。

而她最喜欢的，则是2015年的《岁月如歌》手稿珍藏本，约15万字全部是于老师的手书。

如今，这本书已成为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伴手礼”，时常赠送给热爱和崇拜她的“于粉”们。

“于老师真不愧‘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她在《岁月如歌》里很生动地讲述了自己的从教心路历程。”青年编辑易英华说，许多读者反馈，每次读都会有新的感受，都是一次与这位人民教育家的心灵对话。

早在2007年，自传体《岁月如歌》出版了。由于畅销，有时一年里就要重印两三次，至今已重印了16次，许多地方还将此作为培训新教师的范本。2015年，上教社用于老师2007年时的原始手稿，出了一本《岁月如歌》手稿珍藏本。易英华说，教语文的于老师写得一手好字，而且写文章从不打草稿，一气呵成，字迹工工整整，透过字迹能够更好洞察于老师为人为师的品格。

于老师常感叹“上了一辈子深感遗憾的课”。事实上，她的许多课堪称模板，特别是她对备课的精益求精。

“教师要做真学问。备课必须一丝不苟，把教材吃透。对于教给学生的知识，我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要独立思考，刻苦钻研，力求自己真懂。”于老师举了个例子，鲁迅的小说《药》中写道：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一个“着”字有四个读音，在这应读什么呢？

她说，做老师不能蒙学生，碰到吃不准的地方不能绕道过去、含糊过去。后来，她是从鲁迅作品的英译本中悟出了答案。

“我刚上讲台时写‘着’字，自以为很认真地一笔一画地先写‘羊’字头，结果被一位老教师发现了差错。这件事让我刻骨铭心，因为，教师在黑板上写错别字，很可能使学生也一生写错字。”于老师说，庸医杀人不用刀，教师的教学出了错，就像庸医一样，是在误人子弟。

“改革先锋”“人民教育家”，于漪就是这么一步一个脚印，坚持六十多年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她认为，教书和育人，“育人”是大目标，“教书”应该为“育人”服务。

拿语文教师来说，教学生的“文”是为育学生的“人”服务的，只见“文”不见“人”，工作就失去了大目标。

就在几天前，自称刚从高危疾病中“逃”出来的她，在一次研讨会上跟青年教师们交心：“不管教什么学科，不管是课内还是课外，必须集中在培养下一代要有中国心、中国情，要引领他们学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本领。我一辈子奉行的就是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培养一个大写的人，是教师首要的任务。”

“我从22岁开始，每一天都在学习怎么敬畏孩子的生命。你的10分钟、40分钟，孩子的精神生命是不是成长了？对于教师来说，敬畏生命就是让学生在课堂学习的时间中真正有所收获，不要浪费孩子的生命。”于漪把三尺讲台比作咏诗放歌的舞台。

“与其说我做了一辈子教师，不如说我一辈子学做教师。”于漪把教育事业当成在谱写一首首优美的歌，在这样的岁月里成就学生、成就人生。

“拉开层层心幕，往事历历眼前：教海沉浮，岁月如歌，被白发欺人奈何，却道天凉好个秋！”这位耄耋老人、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在《岁月如歌》的扉页上，留下了这么一段真情告白。

首席记者 **王蔚**

艺海无涯 美丽依旧

图 IC

人民艺术家 秦怡

昨天上午，华东医院某间病房里，阳光正好，笑声阵阵。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以共和国的名义隆重表彰的为新中国作出杰出贡献的42位功勋模范里就有来自上影演员剧团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上影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任仲伦和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在病房里“偶遇”，他们都捧着美丽的鲜花和一份晚辈的敬重来看望97岁的“人民艺术家”秦怡，老人见到领导、同事更是亲切的战友和小辈，很是高兴，她拉着他们的手说，要是有机会，还想回（上影演员）剧团去坐坐。

“美人，你这几天身体好吗？美人，我给你的月饼吃了吗？”五年前，零报酬参演，飞赴《青海湖畔》剧组与秦怡搭档的佟瑞欣一口一声地“美人”叫着，很亲切。“秦怡老师在我、在我们心里都是最美的。她不仅有美丽的银幕形象，更有一颗美丽的内心，她对电影的热爱可以说是一生不改，初心不变，孜孜以求。”

站在初秋的阳光里，佟瑞欣看着秦怡这个剧团的“大家长”，很骄傲。他说：“你知道吗，那时候在高原拍摄，我跟秦怡老师一起每天赶六七个小时的路，一起在户外吃冷掉的盒饭，一起等着现场布光，她每天的妆就要花费两个小时，我起初都有点高原反应，但老人家每天都说不累不累，我一点事情也没有。真的太坚强了。”他说，还记得有一场戏，“秦怡老师，祝贺你呀。”

“谢谢。啊呀，小任你今天发型真好。”

剧本里他晕倒后倒在了秦怡身上，“她毕竟九十多岁了，我怕压到她，于是就虚着演完了。但老太太一定要求重拍，她说这样不行，不真实。秦怡老师对艺术精益求精，甚至对自己这份苛刻的精神，令人动容。我想，我们电影界需要这样一个美丽的标杆，让我们看得到自己的职业的光荣和方向。”

秦怡的一生，可以说是美丽的，与光影相伴的一生。1938年，16岁的秦怡在同学的建议下，离开上海，到湖北武汉加入抗日队伍。在前线，她当护士、抬担架，以一名少女的微薄之力，支援前方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不过，因为长得好看，很快被选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当实习演员，参演了《正在想》、《好丈夫》等话剧和电影作品。1941年秦怡进入中华剧艺社，成为该社演员。在长时间的话剧舞台实践中，演技被不断打磨。她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哪怕在主演《大地回春》成名之后，秦怡还甘愿为别人跑龙套。1945年，抗战胜利，秦怡回到上海。为了养家，她一个接一个地拍戏，也一个接一个地塑造成功的角色：《两家春》里勇敢的北方农村的童养媳坠儿，《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马兰花开》里性格坚毅的铲运机工人马兰……1957年，秦怡主演了新中国第一部体育题材彩色故事片《女篮五号》，她的美丽坚强，她的敢爱敢恨长久留在了新中国的银幕上。

80年的演艺生涯，在电影的长廊里熠熠闪光。她的美，美在鲜花簇拥时。她的美，更美在繁华散尽后，面对宠辱的优雅和坚强。她在86岁，为地震灾区捐出了毕生积蓄，她在93岁的高龄，自编自演自筹资金拍摄了电影《青海湖畔》。当时有人为秦怡的健康着想，劝她在上海的摄影棚里搭个布景，照样可以拍摄影片。“艺术创作离不开真实，我一定要亲自下生活、上高原进行实地拍摄，才能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才能感动观众、对得起观众。”于是，她不顾自己的年龄和身体，坚持和剧组成员一起登上青藏高原，坚持工作在拍摄第一线，坚持活到老、干到老，“我们在高原拍了一个多月，我自己走到了（海拔）4300米。”两年前，接受晚报独家专访时，她讲这段时候的骄傲神情，如今依旧在眼前。　首席记者 **孙佳音**

图 IC

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 樊锦诗

今日论语

“敦煌女儿”一生坚守

姚丽萍

17年前，第一次在敦煌听樊锦诗先生讲述莫高窟保护的种种设想，我惊讶于一位江南女子数十年在大漠中坚守人类文化遗产的巨大勇气，更折服于她为坚守所爆发出的睿智。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文化保护杰出贡献者，这样的国家荣誉称号，“敦煌女儿”樊锦诗当之无愧！

在上海出生、长大，但从1963年北大毕业到退休，樊锦诗一生的职业生涯都献给了敦煌——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做到极致。

樊锦诗的专业是考古，1962年即将毕业时，她平生第一次到敦煌莫高窟实习。遥远丝绸之路，千年莫高窟，对学习考古的年轻人而言，目睹灿烂文化遗存，足以震撼到高山仰止。强烈的兴趣，强烈的震撼，让敦煌莫高窟成了樊锦诗一生的坚守。

一生坚守，遭遇过恶劣的自然条件，遭遇过亲人两地分居的生活困难，不是没有想过离开，但最终还是选择留下。留下来，因为热爱，更因为忠诚。作为北大校友，樊锦诗在给北大新生的公开信中说——“1958年，我和你们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刻苦学习，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是当时北大学子共同的梦想。”矢志报国，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这就是樊锦诗的忠诚，就是她一生坚守敦煌、坚守人类文化遗产巨大勇气的动力源！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为保护莫高窟，樊锦诗带领团队开始种种创新探索。

首先，解决当时莫高窟最严重的问题——壁画病虫害。通过国际合作，终于研制出了治理壁画病虫害的药物。其次，首创“旅游预约制”。2005年，开启莫高窟“旅游预约制”，每天游客不能超过三千人。再次，在种种传统保护技艺之外，借用新科技，让“数字莫高窟”担当文化传承。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线，全世界的人都能在线免费欣赏30个洞窟、10个朝代的高清图像，实现全景漫游。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在一生的坚持和坚守中，“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樊锦诗，以忠诚和睿智实现了敦煌莫高窟的有效保护，也向全世界呈现并分享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智慧”。